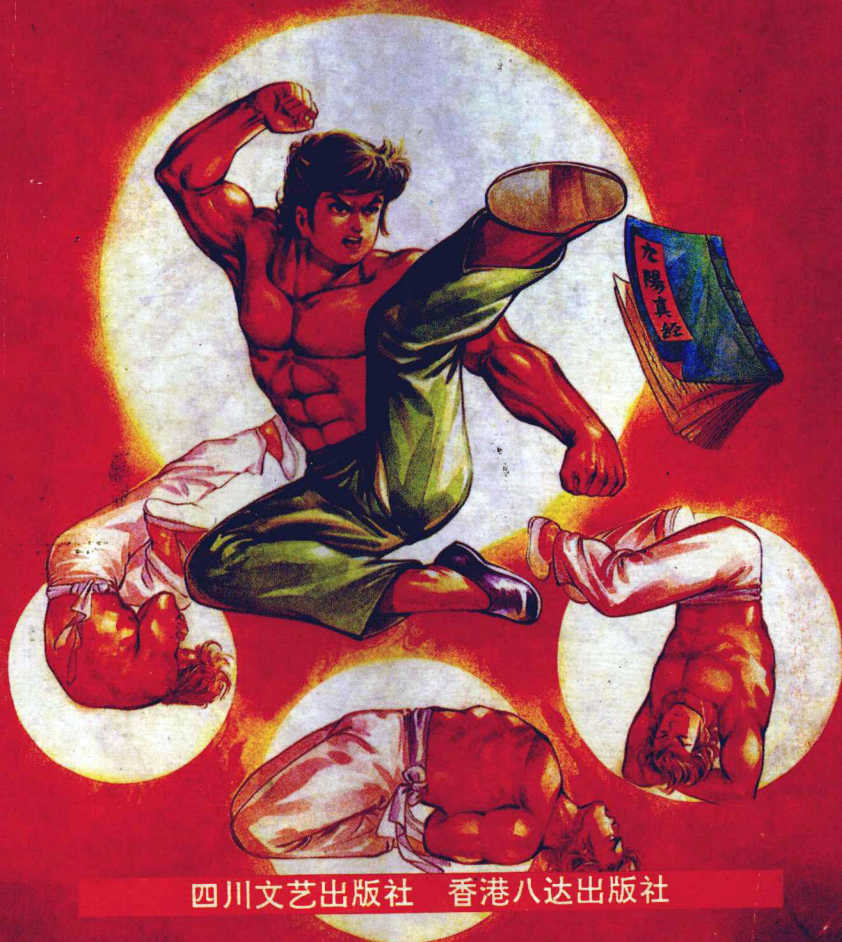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青云直上》之四

重光九宫门

南星子 著



重光九宫门

南星子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香港八达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建华

书名 重光九宫门

作者 南星子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省绵竹县教育印刷厂印刷

1990年7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90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

印数 1—50,000册 字数 195千

ISBN7—5411—0667—4/1·626

定价：3.70元

目 录

第一章

智珠在握煽风火..... 1

第二章

空负玄功徒枉死..... 63

第三章

楚虽三户必亡秦..... 109

第四章

刀风剑影月无光..... 167

第五章

一纸有如催命符..... 232

第一章 智珠在握煽风火

终于，柳无忌顺利地回到卧龙山血旗教总坛。他突然于总坛中出现，登时引起一阵骚动。总坛内一千教徒，似乎全未想到他们这位黄旗大护教居然仍在人世！

□□水火双姬、金花魔威安世、笑脸弥陀欧阳达等，闻讯之余，纷纷自三堂赶来，四名男女魔头抢着发问，使得柳无忌一时不知先回答谁的话好。他一看金花魔此刻那副焦急神情，实较双姬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果他只顾跟双姬说话，冷落了这名老色魔，自然不是件好事。

再想起和金花魔的一段较量，心情不免有些紧张，但因此时容貌已改，似乎这个老魔还未认出他来。至于那位脸上永远挂着笑容的笑脸弥陀，在发问时虽较金花魔和双姬为缓和，不过柳无忌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过去这几个月来，三堂所受之损失，就以金笔堂最为惨重。所以这位金笔堂主此刻的心情，无论就哪一方面讲，都不会比别人轻松。若说不能冷落了金花魔，这位笑脸弥陀更是冷落不得！就在这时候，救星来了。

一名黄旗护坛走进来道：

“三教主请卜护教马上过去一下。”

柳无忌如释重负，忙向四名男女魔头笑着一招手道：

“走，一起进去！”

金花魔和笑脸弥陀两人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似乎谁也不敢先作决定。

水姬桑元孃又道：

“三教主那边此刻还有谁在？”

那名黄旗护坛道：

“还有夏侯护教。”

水姬桑元孃道：

“没有别人了么？”

那名黄旗护坛道：

“卑坛来时，乔护教和阴护教刚刚进去，卑坛是在大门口遇上他们两位的。只不知道他们两位是去见三教主，还是有事去找夏侯护教。”

火姬解衣蕾点点头道：“里面既然不止教主一个人，我们跟进去谅亦无妨。”

于是，一行由柳无忌带头，向宫内走来。

进入宫门，走过一座大厅，再穿过一条石廊，尽头便是三位教主居住的三间密室。

一行来到三间密室前面站定，由那名黄旗护坛上前向里朗声报告道：“卜护教到！”

室内传来一个声音道：“跟卜护教一起进来的都是些谁？”

那名黄旗护坛答道：“是四位堂主。”

室内顿了一下方道：“好的，一起进来吧！”

语声落处，石门缓缓开启，当门而立的，正是上次主持护教会议的那名中年文士。

柳无忌向前走进一步欠身道：“教主安好？”

淫狐巫马五郎显得甚是高兴地朗声说道：“卜兄辛苦了！里面坐，里面坐，大家一起进来坐！”说着，身躯微微一偏，将柳无忌、金花魔、笑脸弥陀，以及双姬姊妹先后让入密室中。

室中，首席护教、无情金刚夏侯威，五全山人阴百变和那名乔姓护教，果然全都在座。众人彼此颌首为礼，随即按序落座。

淫狐巫马五郎首先发问道：

“卜护教这趟四方堡之行，足足三月有余，收获如何？”

柳无忌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本座可以先行提纲挈领地说一句，三教主前此责令蛾眉刀堂立即着手调查该堡之动静，实属一着关系本教生死存亡的明智之举！”

此语一出，满座俱惊。

淫狐呆了一下道：

“卜兄——”

柳无忌从容接着道：

“本护教离开总坛这期间，为了华容那座四海镖局，教中共计损去多少人手，本座全都清清楚楚。本座虽然不敢指责此一措施之不当，但不能不告诉在座诸位一个事实，就是卜某人这次要是不能及时安返总坛，单是华容的这座四海镖局，便能使我们三堂的三旗护法，一批批损耗尽净！”

无情金刚插口道：“卜兄可是说这座四海镖局只是一道香

饵，实则该堡已将全部主力移来了华容附近？”

话说到这种程度，这无异是人所共知的答案。不过，柳无忌为了要使这位首席大护教陶醉陶醉，却故意错愕了一下，方始以惊叹的语气，点头接着道：“真没有想到，我们威老料事……”

五全山人阴百变不甘寂寞，这时抢着接口道：“那还不是一样？过两天咱们点齐人马，全部由三旗护教带队，重新杀过去就是了！”

淫狐皱了皱眉头，欲言又止。

柳无忌微微一笑道：“兵家有言，善战者，制人而不制于人。阴护教这种主张，对姓丁的来说，可谓求之不得。再说一句，阴护教人马点齐后，准备杀去华容什么地方？”

五全山人瞪眼道：“你不是说该堡已将全部主力移到了华容附近么？”

柳无忌含笑点头道：

“是的，这一点卜某人完全承认。不过，阴兄也许忽略了卜某人所说的只是华容附近！”

淫狐巫马五郎接口说道：

“不错，卜护教说的是夏侯老护教的推断！”

五全山人微怒道：

“不要扯上别人！”

柳无忌平静地道：

“这种事不需要扯上别人。”

五全山人责问道：

“你是刚从外面回来的人，你应该说你自己要说的话，你认为该堡已将主力移来华容附近可有什么根据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凭什么作出这种推断？”

“卜某人以后可以不开口。”

淫狐巫马五郎转向那名姓乔的护教道：

“乔护教，你先陪阴护教下去歇歇，有什么意见，在明天护教会议上提出来，大家慢慢研究。”

两人离去后，无情金刚冷冷说道：

“这家伙简直越来越不象话了，前次劳师攻打四海镖局，全是他一个人的主意，结果损失那么多人手。他不但不知道惭愧，现在竟因卜兄一句话，将火气泄在卜兄头上，如此公私不分，成何体统！”

淫狐巫马五郎叹了口气道：

“算了，他就是这个样子，以后有机会，我来说说他就是了。”

柳无忌点点头道：

“这也不能怪他，他可能误会卜某人有意挑他的眼，事实上卜某人根本就不知道派人去华容是他的主意。”

淫狐接着问道：

“那么四方堡那边，目前情形如何？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表面上看不出什么，事实上已无异空堡一座，姓丁的、姓施的，还有那个姓蔡的，目前全部不在堡中。”

淫狐又道：

“你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柳无忌道：“过去江湖上，人人都以为我花面狼胆小怕事，要是朋友们说得不错，这一次也许正占了胆小怕事的好处。”

淫狐轻轻一哦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卜某人以一名客商的身份去到上蔡之后，起先足足有半个月之久，一直呆在旅舍中，未作任何活动……”

“就是该堡对外联络的那一家？”

“不，对面的一家。”

“很好，以后呢？”

“在这半个月中，我每天留意着对面进出的客人，最后终于发现一个令人惊喜的情况。”

“什么情况？”

“就是凡属武林人物，莫不一个个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！”

无情金刚插口道：“这也可以解释为姓丁的为了某种原因，决意不再供应外界消息，或是姓丁的恰巧因事不在，并不一定就证明了堡中已空无一人呀！”

柳无忌点点头道：

“是的，卜某人为了壮胆，不得不先如此假定。第二步，卜某人又扮成当地人民，分别去到城中之烟铺、酒坊、茶楼、柴行及米粮店中，探套口风，结果均回称已甚久未与该堡来往。最后，卜某人又以三昼夜工夫，不眠不休地伏于该堡附近，观察该堡仆妇之出入情形，这才得到结论，该堡目前虽不能说是已经空无一人，但象施德修和蔡公明这批要角，都已不在堡中，当可断言！”

无情金刚又道：

“这样说来，卜兄岂不是始终未曾进入该堡一步？”

柳无忌点头道：

“是的。”

淫狐连忙接口道：

“这样也就尽够了。为将之道，不尽在勇；勇将轻进，进而无功，非善将也。卜兄能如此反复求证，已属不易。”

无情金刚又问道：

“那么，卜兄也到过华容了？”

柳无忌点点头道：

“是的。此后，卜某人便听到消息，说华容新开了一家镖局，血旗教数兴问罪之师，均遭该局镖师杀退，便星夜赶到华容。卜某人抵达时，适为本教与该局发生最后一次冲突的第二天。经卜某人详细一打听，才知道每次动手的人物，并非该局现有镖师。试问，这种情形之下，除姓丁的在华容附近另有布置，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释？”

淫狐深深叹了口气道：“想不到丁愕这厮，竟如此难缠！”接着，又满室扫了一眼，点点头说道，“好了，大家明天见！”

一行走出内宫，一场争夺战再次展开。先是无情金刚想邀请柳无忌喝一杯洗尘酒，紧接着，金花魔、笑脸弥陀，以及水火双姬，纷纷提出理由，都认为柳无忌应该先到他们那一堂去。水火双姬且觑空分别飞出一道媚眼，那意思似说：“我们两姐妹最守信用，当初答应了你的，决不食言……”笑脸弥陀则说出他那里有一坛好酒，尚未启封。

不过，柳无忌最后答应下来的，还是金花魔。因为他觉得别人要他去，均属应酬性质，只有这个金花魔，才真是迫切需要他去谈谈。还有一点至关重要，金花魔前些时候去偷袭九宫子弟时，竟败于自己手下，似乎这种耻辱他是存心瞒下去了。他这样明白一表示，自然无人再争。于是无情

金刚、笑脸弥陀和水火双姬分别各自散去，他则随金花魔向血掌堂走来。

来到堂内书斋中坐下，老魔不改本色，酒菜尚未吩咐，便先召来一群姬妾，硬要柳无忌挑选两名留下。柳无忌盛情难却，只得随意挑了两名。

不一会，酒菜端上，老魔不断向两名姬妾使眼色，暗示两名姬妾用功劝酒。

柳无忌怪不得别人，只能怪他扮的是花面狼，谁都知道他过去在江湖上并不是一个什么正经人物。当下只好入乡随俗，听任那两名姬妾使尽浑身解数，有酒喝酒，挟菜吃菜，他最后实在消受不了才情急智生想出个主意。他向金花魔半开玩笑地说道：

“威老，你可得注意，卜某人只要有酒和女人，什么正事都不想办，到时你要是想问什么，可别怪卜某人装糊涂才好！”

金花魔这才着了慌，忙向两姬摆手道：

“好，好，慢慢来……”

这样，又过了一会儿，老魔终于忍不住提出来问道：

“卜兄，你看小犬怎么办？”

柳无忌端起酒杯，正容道：

“关于玉郎老弟的问题，你问卜某人怎么办，卜某人的回答是：干杯，恭贺威老，这问题指日便可解决！”

金花魔一呆，跟着象抢来似的，急忙将一杯酒倒入口中，一面呛咳着，一面大喊道：“是……干杯……咳咳……我的好兄弟……你你……怎么说？重说一遍……来……来……听听看！”

柳无忌缓缓放下酒杯道：“第一件事，戚老想必很想了解，那就是玉郎老弟的问题业已由私化公。换一句话说，这问题已与本教存亡密不可分。凡属本教的人，均须帮忙解决！”

金花魔显然听糊涂了，眨着眼皮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

柳无忌从容不迫地道：

“卜某人当然要向戚老说清楚。”

金花魔迫不及待地道：

“快说，快说！”

柳无忌微微一笑道：

“真要说穿了，其实也一文不值。”

金花魔催促道：

“就算一文不值也可以，你快点说吧！”

柳无忌抬头道：

“我想只须举出一个简单的事实，戚老也许就能明白了。”

柳无忌顿了顿接着道：“比如说，在这以前，要有人向上面建议攻打四方堡，大家一定很快就会联想到，这可能出自你戚老的授意，以为你戚老爱子心切，一切全为了袖手神医的一张单方！”

金花魔点头道：

“的确如此。”

柳无忌接着道：

“如今小弟却敢大胆预言，在最近的将来，即使你戚老反对，上面也会大举出兵！”

金花魔皱眉道：

“不是还不知道姓丁的那厮藏在华容什么地方吗？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这一点并不重要。小弟猜测，明天护教会议上的第一个议题，也许就是决定前去华容侦察的人选！”

金花魔道：

“卜兄觉得此一人选，以何人比较合适？”

柳无忌沉吟道：

“此行任务艰巨，派去之人不但武功要好，而且要具有过人之胆识。小弟一时还想不出恰当的人来。”

金花魔低声道：“你看我们那位三天不杀人便觉手痒的阴大护教如何？”

柳无忌轻描淡写地点头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怕……”

金花魔注目接着道：

“只怕他不去？”

柳无忌耸耸肩胛：

“他要是不去，谁能迫着他去？”

金花魔点着头，自语似地说道：

“这点办法老夫还想得出。明天你看老夫的就是了”

至此，柳无忌算是了却一桩心事。因为他如不预先布下这一着棋，明天的人选问题，最后很可能又落在他的头上！他这次重返魔坛，主要的任务是打听天狐雷天虎之秘密狐穴，若是在一点眉目都没有的情况下，反被再派去打听玉玲珑的消息，岂不是成了笑话？

金花魔思索了片刻，抬头又问道：“就算丁愕那厮的落脚之处给打听出来了，这边也有了大举出兵之计划，又怎保一定就能够将那位袖手神医擒获呢？”

柳无忌端起酒杯，慢慢喝着，就象未曾听见一般。

金花魔有点着急道：

“你不是说……”

柳无忌向那几名侍姬扫了一眼，忽然笑着问道：

“你们几个都叫什么名字？”

左边的那名侍姬带羞颌首低声道：“奴家叫娇娇。”

右边的那名掩掩口，吃吃笑着道：

“奴家的名字不好听，叫夜狼。”

金花魔叹了一口气，端起面前的酒杯，仰头一饮而尽！

柳无忌只当没有看到，又向对面那一名问道：

“你呢？”

对面那名侍姬朝老魔飞了一眼，低头笑道：

“奴家名叫小金花。”

柳无忌点点头说道：

“都是好名字！”跟着，头一抬，又问道：

“你们都会武功吧？哪一个最好？”

夜狼指着小金花，接着说道：

“当然是她！”

金花魔神色微微一动，似乎忽然领悟柳无忌撇下正经事不谈的原因所在。当下忙向那几名侍姬挥手道：

“你们几个，暂且退下。”

那几名侍姬接得吩咐，立即相继退去。

金花魔抬头迫切道：

“现在没有一个外人，老弟该可以说出来了吧？”

柳无忌咬着嘴唇，犹豫了半刻，摇摇头道：

“难，难！”

金花魔焦急地道：

“不管多难——”

柳无忌缓缓地摇头道：“我不是说这个难，我是说做人难！”

金花魔闻言一怔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柳无忌叹了口气道：

“今天，以我卜某人在教中之地位，这种话要是说出来，就是有十个脑袋，恐怕都不够挨刀……”

金花魔先是一怔，旋即拍拍胸口，激动地道：

“没有关系，什么话，你说！老夫就只这么个儿子，就是拼了老命，我也要将他一身功力恢复过来。不管什么主意，你只管说出来，一切自由老夫来承当！”

柳无忌忽然注目试探道：

“大教主最近有没有来过？”

金花魔摇头道：

“没有。”

柳无忌道：“二教主呢？”

金花魔道：

“大前天刚走，可能去了大教主那里。”

柳无忌趁机接着道：

“威老可知道大教主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金花魔摇头道：

“不清楚！”

柳无忌怔道：

“什么？大教主的住处，连你威老也不清楚？”

金花魔道：

“知道大教主住处的，只有两个人。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谁知道？”

金花魔道：

“二教主和三教主。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此外再无他人知道？”

金花魔道：

“是的。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夏侯老护教也不知道？”

金花魔道：

“不知道！”

柳无忌皱眉道：“我们这位大教主干吗要对自己人如此神秘？”

金花魔沉吟道：

“这里面的原因，真是难说得很。”

柳无忌接着道：

“担心这座总坛不安全？”

金花魔摇头道：

“不是！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否则为了什么呢？”

金花魔道：

“他原来也住在这里，搬去别处才两年光景，据说是为了修习一项玄功，好对付找他寻仇的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九宫掌门人柳无忌。”柳无忌这才发觉，想打听出这位